

李国文评注 酉阳杂俎

[唐]段成式 著 李国文 评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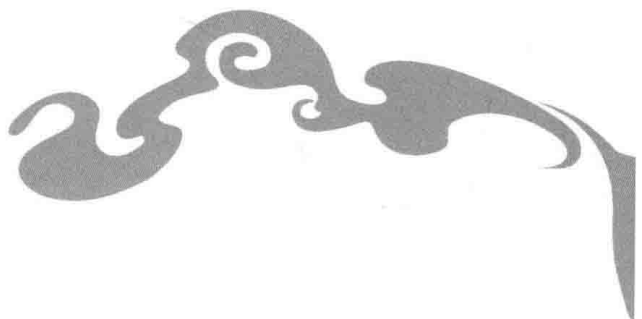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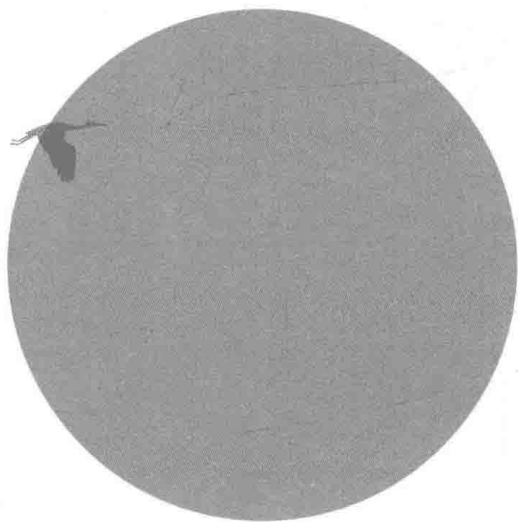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李国文评注 酉阳杂俎

〔唐〕段成式 著 李国文 评注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/李国文评注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02-012021-5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志怪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唐代 ②《酉阳杂俎》—古典小说评论 IV. ①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1761 号

责任编辑 李俊 吴柯静
装帧设计 崔欣晔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00 千字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47.5 插页 1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021-5
定 价 16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导言	1
原序	7
卷一 忠志(0101-0120)	11
礼异(0121-0133)	29
天咫(0134-0138)	38
卷二 玉格(0201-0231)	45
壶史(0232-0241)	72
卷三 贝编(0301-0345)	87
卷四 境异(0401-0431)	115
喜兆(0432-0434)	130
祸兆(0435-0437)	132
物革(0438-0443)	135
卷五 诡习(0501-0505)	141
怪术(0506-0523)	145
卷六 艺绝(0601-0604)	163
器奇(0605-0609)	166
乐(0610-0617)	170
卷七 酒食(0701-0714)	177
医(0715-0719)	199

卷八	黥(0801-0826)	205
	雷(0827-0834)	218
	梦(0835-0847)	222
卷九	事感(0901-0903)	231
	盗侠(0904-0912)	234
卷十	物异(1001-1087)	245
卷十一	广知(1101-1141)	279
卷十二	语资(1201-1226)	307
卷十三	冥迹(1301-1305)	333
	尸窆(1306-1335)	337
卷十四	诺皋记上(1400-1437)	353
卷十五	诺皋记下(1501-1527)	381
卷十六	广动植之一(1600-1603)	401
	羽篇(1604-1641)	409
	毛篇(1642-1667)	427
卷十七	广动植之二	
	鳞介篇(1701-1732)	445
	虫篇(1733-1767)	455
卷十八	广动植之三	
	木篇(1801-1863)	471
卷十九	广动植之四	
	草篇(1901-1961)	499
卷二十	肉攫部(2001-2035)	529
续集卷一	支诺皋上(2101-2117)	545
续集卷二	支诺皋中(2201-2232)	563
续集卷三	支诺皋下(2301-2329)	587
续集卷四	贬误(2400-2442)	609
续集卷五	寺塔记上(2500-2519)	645
续集卷六	寺塔记下(2601-2621)	663

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(2700-2721)	683
续集卷八 支动(2801-2863)	699
续集卷九 支植上(2901-2950)	727
续集卷十 支植下(3001-3034)	743
后记	754

导 言

目录以及正文的数字,并非原书格式。正文每则的编码,四位数前两位为卷数,后两位为则数,以便查检。

关于这部书的目录,那些别出心裁的生鲜词语,颇为惹眼。鲁迅也有同感,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论:“每篇各有题目,亦殊隐僻,如纪道术者曰《壶史》,钞释典者曰《贝编》,述丧葬者曰《尸窞》,志怪异者曰《诺皋记》,而抉择记叙,亦多古艳颖异,足副其目也。”因为隐秘,所以费解,因为费解,所以好奇。尤以“诺皋”这个标题,简直成谜。虽有多人考证,形诸于文,悉皆一家之言,并不足说服后世读者的疑惑。这也许是一个梵文或胡语的音译,唐代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,当时长安居住的外国人、西域人,比如今首都北京的洋人要多得多。时尚人士,在言谈或文字中,夹杂个别外来语,也许是一种先锋行为。但是否如此,恐也未必,谁能保证是不是作者卖关子,或者和你玩捉迷藏游戏呢?

从这份目录中的标题分类、先后次序、新词纂造、篇目拟定等诸多安排来看,段成式非一朝一夕就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的,有过通盘计划,作过精细准备,并投入过相当时间和气力,进行过资料的搜集、积累、筛选、查核,然后逐卷逐则,形诸于文,并且反复修改,定稿付梓的。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轻松,此书乃是他“饱食之暇,偶录记忆”的即兴之作,而是作为一项重大工程,认真对待的。

本书最早刻本,据资料提供,为南宋嘉定七年(1214)永康周登刊本。后九年(1223)武阳邓复又刊行前集、续集。很遗憾,无缘目睹。但是,段成式

将其书定名为《酉阳杂俎》，酉阳虽系地名，但更是海量藏书的别称，不排除他有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的隐衷，所以，印刷量当不会太大。段成式在四川时，自己也曾造过纸。会造纸，自然会刻书。但纸张当时是很金贵的物品，不可能有钜商给他投资，帝国政府也不可能多么看重他的这部志异之书。

在他生前，这部书大概只是在小范围流传，然而在唐代，品评一位文人的文学成就，主要依据是诗。诗是考进士的主打项目，也是做官发财的敲门砖。这类闲杂文字，如温庭筠的《乾牒子》，如李商隐的《杂纂》，只是作为闲情逸致的寻章觅句，笔墨游戏，并不以此求名，因之连作者本人也并不那么看重。

然而，从唐末的黄巢，到五代的战乱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时期，从875年至884年的黄巢之乱，到907年至960年的五代纷争，共62年间的内战，将中国毁了个底朝天，文化积累自然不能幸免。我甚为怀疑，这部并非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《酉阳杂俎》，能够安然无恙的保全下来乎？值得打个问号。属于北宋国家行为的《太平广记》五百卷，洪迈的《夷坚志》四百卷（现仅存二百多卷），和再后晚明褚人获的《坚瓠集》不足百卷，凡这种志异体类书的规模，都是相当庞大芜杂，卷帙浩繁，只怕其少，不怕其多的，所以，很难说，现在看到的《酉阳杂俎》，就是当年的样子。

首先，关于此书作者段成式的介绍。

他称得上是中国志异体文学的集大成者，他的《酉阳杂俎》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志异体文学奇葩。这位志异体文学之父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从来没有得到过足够的评价。志异体之异，就在于这个“异”，是有别于正统、传统、道统的“异”，因而也就不能以“三统”的眼光，来看待晚唐时期这位杰出的文学家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最大的缺失，就是将志异体文学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因而白话文的新文学，九十多年来，只有正，而无异，只有实，而无虚，始终处于一种不完全，不完善，不完备，因而也就不完美的跛足状态之中。在世界文学之林中，至今无法成为一种强势文学，不能不为之遗憾。而上个世纪中叶，拉美文学得以瞬间崛起，一是正和异的契合，二是虚和实的交结，三是今与古的

混同,四是新与旧的碰撞,这种复合多元的文学,远比我们近数十年平面而且片面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,来得浑厚深邃,丰富多彩,从而产生爆炸性的文学魅力,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。

怪谁?中国人的矫枉过正,把自己毁了。无神论是科学的规律,但绝不应该是文学的宗旨。“五四”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,将中国文学本应最出彩,最绚丽的一面彻底否定,于是,在当下世界,人们对拉美文学抬头仰望的同时,对中国文学最多驻足而看的现状,最根本的原因,就在于此。

这也是要重新认识《酉阳杂俎》的来由。

段成式(803—863),字柯古,行十六,山东临淄邹平人。宪宗朝宰相段文昌子,他的传记在正史中,都附于其祖其父传之后。

《旧唐书》卷167,列传第117,在其父段文昌传后:

“成式,字柯古,以荫入官,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,秘阁书籍,披阅皆遍。累迁尚书郎。咸通初,出为江州刺史。解印,寓居襄阳,以闲放自适。家多书史,用以自娱,尤深于佛书。所著《酉阳杂俎》传于时。”

《新唐书》卷89,列传第14,在其祖段志玄传后:

“子成式,字柯古,推荫为校书郎。博学强记,多奇篇秘籍。侍父于蜀,以畋猎自放,文昌遣吏自其意谏止。明日以雉兔遍遗幕府,人为书,因所获俚前世事,无复用者,众大惊。擢累尚书郎,为吉州刺史,终太常少卿。著《酉阳书》数十篇。”

南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第57卷,载有“成式,字柯古,文昌之子。博学强记,多奇篇秘籍。尝于私第凿池,得片铁,命周尺量之,笑而不言。置之密室,时窥之,则有金书二字,报十二时也。成式博物类此。终太常少卿”的简史。

段成式的简单年谱:

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(803),卒于唐懿宗咸通四年(863),享年61岁。

803—806年(一岁至四岁)随父在成都。

807—820年(五岁至十八岁)随父在长安。

821—823年(十九岁至二十一岁)随父在成都。

824—826年(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)随父在长安。

827年(二十五岁)赴浙西入李德裕幕,因其父为淮南节度使,驻扬州,遂随父至扬州。

828—829年(二十六岁至二十七岁)随父在扬州。

830—831年(二十八岁至二十九岁)随父任职转荆州。

832—834年(三十岁至三十二岁)随父任职再转成都。

835年(三十三岁)父逝,全家回长安。

836年(三十四岁)服丧。

837年(三十五岁)服丧期满,以荫补,任职集贤殿。

838—843年(三十六岁至四十一岁)在长安任职。

844—846年(四十二岁至四十四岁)职于京洛。

847年(四十五岁)出任吉州刺史。

848—852年(四十六岁至五十岁)在吉州任上。

853年(五十一岁)回长安。

854年(五十二岁)在京任职。

855年(五十三岁)出任处州刺史。

856—858年(五十四岁至五十六岁)在处州任上。

859年(五十七岁)居襄阳。

860年(五十八岁)出为江州刺史。

861—862年(五十九岁至六十岁)其间回京任太常少卿。

863年(六十一岁)卒于长安。

其祖段志玄,凌烟阁图形的开国功臣,其父段文昌,历宪、穆、敬、文四朝,任宰执、节度使要职。出身世家的段成式,随父蜀中任职,迁居剑南、荆南、淮南诸地。因其祖其父,曾为朝廷命官,遂以荫入仕。世袭,是那时视为正常的事情,他也心安理得地到秘书省(相当于中央办公厅)上班,做校书郎,估计表现不错,得以提拔,擢集贤学士,后迁尚书郎;还曾出任过吉州、处州、江州等地刺史。其间还曾任职于京洛两地,很可能是外省外州“驻京办”的闲差。

总的来说,仕途顺遂,官运尚可的他,在晚唐“官乱人贫,盗贼并起,土崩之势,忧在旦危”的政治环境中,也不容易了。得以平安一生的段成式,既无大起大落,也无大悲大喜,这一份难得的稳定,恐怕是他得以悉心投入写出《酉阳杂俎》的原因。

史称:“成式少即研精苦学,秘阁书籍披阅殆遍,故博学精敏,文章冠于一时。”尤长于骈文,与李商隐、温庭筠齐名。三人排行均为十六,故时人称为“三十六体”。其退居襄阳时,与温庭筠、余知古诸人游,赋诗唱和,并与温庭筠结为通家之好。其子段安节善音律,能自度曲,为唐代著名音乐家;其侄段公路,著《北户录》,亦事文艺。

成式于咸通四年六月卒于长安。

现在已经无法查到段成式创作这部不朽之作的成因了,此人在《酉阳杂俎》之前,没有任何志异体的笔墨,在《酉阳杂俎》之后,也不再有任何只言片字,涉及到这类体裁。既没有从与他交往的朋友的文章中,看到他写这部书的信息,也未从他文友的唱和中,透露有过这方面的创作意图。总而言之,这部对段成式来讲募然而来,戛然而止的书,是一个难解的谜。也许这部书太冷门了,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士,目空一切,不屑一顾;盗名窃誉的文坛大佬,有眼无珠,不识好赖。在这个世界上,凡人、凡物、凡事、凡文,只要成为其中“之一”,也就等于完了。一旦被“之一”了,就会因同类项的缘故而被忽略,被漠视,被湮没于许多同质化的“之一”当中,不生不死地存活下来,《酉阳杂俎》这部古籍,一千多年间,碰上的就是这样的霉运(其实更是好运,省得被卑鄙小人糟蹋)。这样,成全了段成式,成全了这部书,得以在无人问津的寂寞中,传世至今。

晚唐时期,政治黑,社会黑,好像文化还不怎么黑,甚至有一点小繁荣,混迹其中的段成式,以诗文名于世,而这部《酉阳杂俎》,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荣光。连他自己也说:“固役而不耻者,抑志怪小说之书也”,不怎么当回事。甚至说:“成式学落词曼,未尝覃思,无崔駰真龙之叹,有孔璋画虎之讥。饱食之暇,偶录记忆。”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过度谦虚了,谁会相信这样一部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《酉阳杂俎》,是他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消遣之作呢?

《全唐诗》存段成式诗一卷，与温、李齐名。但其水准，平心而论，比温庭筠差，比李商隐更差。《全唐文》收其文十数篇，无甚光鲜可采，也都一般而已。因此，数十首诗，十数篇文，一个唐代的三流作家，却给中国文学史留下这部具有创世记性质的作品。

这部作品的值得尊崇，值得推荐，还因为这部书描绘了一个出自文人视角中的鲜活唐朝，那种聚焦镜头下的迫近感，那种身在现场中的参与感，才是阅读这部作品、认识这段历史时的一份意想不到的厚重收获。近人鲁迅，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，称段成式“家多奇篇秘籍，博学强记，尤深于佛书，而少好畋猎，亦早有文名，词句多奥博，世所珍异。”谈到《酉阳杂俎》时，“或录秘书，或叙异事，仙佛人鬼以至动植，弥不毕载，以类相聚，有如类书，虽源或出于张华《博物志》，而在唐时，则犹之独创之作矣。”并认为此书“所涉既广，遂多珍异，为世爱玩，与传奇并驱争先”。

其间，周作人也说过：“四十前读段柯古的《酉阳杂俎》，心甚喜之，至今不变。”还有诗：“往昔读说部，最爱段柯古”句。

接下来，便是冷场，空白，再无其他重磅人物对段成式表示敬意，更无研究文章对这部空前绝后的《酉阳杂俎》表示敬意，一直到当下，当然也就没有一位权威、亚权威，大师、次大师，学者、半学者，将这部著作摆在文学史上毫无疑问的顶尖位置。

原序

夫《易》象一车^[1]之言，近于怪也。诗人南淇之奥^[2]，近乎戏也。固服缝掖者^[3]，肆笔之余，及怪及戏，无侵于儒^[4]。无若诗书之味大羹^[5]，史为折俎^[6]，子为醢醢^[7]也。炙鴛羞鳖^[8]，岂容下箸乎？固役而不耻者，抑志怪小说之书也。成式学落词曼，未尝覃思^[9]，无崔駰真龙之叹^[10]，有孔璋画虎之讥^[11]。饱食之暇，偶录记忆，号《酉阳杂俎》，凡三十篇，为二十卷，不以此间录味也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一车：《周易·睽》：“上九：睽孤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。”明程登吉《幼学琼林》：“妄诞之言，载鬼一车；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”喻无中生有。

〔2〕南淇之奥：“南淇”应为“南箕”，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；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言维此天上，其南则有箕星，不可以簸扬米粟；维此天上，其北则有斗星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成语“南箕北斗”，用以比喻有名无实。

〔3〕固服缝掖者：指长袍马褂，穿戴规整，正襟危坐，一丝不苟的儒家。

〔4〕无侵于儒：对儒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。

〔5〕大羹：主菜。此句是说《诗经》和《书经》，相当于正餐中的头道大菜。

〔6〕折俎：拼盘。此句是说《史记》以及其他史传，犹如餐桌上摆放的各式各样美味。

〔7〕醢醢：调味品。醢，即醋；醢，用鱼和肉制成的酱、鱼露。此句是说诸子百家，不过相当于各种调料而已。

〔8〕炙鴛羞鳖：此句是说诸如烤夜猫子，炖老甲鱼等这些上不得桌的食品，也不是下不得筷。

〔9〕覃思：深思熟虑。

〔10〕崔駰真龙之叹：《后汉书》卷52《崔駰列传》：“（肃宗）雅好文章，自见駰颂后，常嗟叹之，谓侍中窦宪曰：‘卿宁知崔駰乎？’对曰：‘班固数为臣说之，然未见也。’帝曰：‘公爱班固’

而忽崔骝，此叶公之好龙也。’”

〔11〕孔璋画虎之讥：典出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：“以孔璋（陈琳的字）之才，不闲于辞赋，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，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。”陈琳籍贯广陵，南人，魏晋时期，北人占据政权核心地位，看不上南人。但曹丕独具慧眼，在《典论》中对陈琳评价不低，认为他是“时之隼也”。因为曹操很看重这位曾经是袁绍笔杆子的人，曹丕一是文学上着眼，二是政治上选边，他不能、不会也不敢抹煞他老子的基本定调。曹植在文学上也许具有如谢灵运所说的八斗之才，在政治上却是没有什么斤量的末流，偏要与其实幼稚的杨修，联合起来唱一唱反调，初意是反对曹丕的一言九鼎，却没料到间接在否定曹操。那时，曹丕尚未正大位，所以，曹植敢吡毛，但不开心的是曹操。曹操听贾诩之劝，决定曹丕为接班人，陈留王小节之误，也成败局之因。等曹操一死，曹丕接位，这位政治上两眼一抹黑的八斗之才，就只有尿裤子的份了。

卷 一

忠志(0101—0120)

0101 高祖^[1]少神勇。隋末,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。又龙门战,尽一房^[2]箭,中八十人。

【注释】

[1] 高祖:李渊(566—635),618—626年在位。隋大业十三年(617)任太原留守,在其部下和次子李世民的怂恿下,举兵反隋,是年末,攻入长安,立炀帝孙杨侑为帝,次年逼其退位,自立为帝,国号唐,改元武德。武德九年,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诛其兄其弟,李渊只好让位当太上皇。

[2] 房:藏箭之器。清人唐甄《潜书》:“抽矢于房,惟我所使。”一房箭至少有一百支。百分之八十的命中率,李渊的箭法,值得夸耀。另据《旧唐书》载:李渊得娶周武帝窦皇后的内侄女,亦赖其箭术之高超。“(窦)毅闻之,谓长公主曰:‘此女才貌如此,不可妄以许人,当为求贤夫。’乃于门屏画二孔雀,诸公子有求婚者,辄与两箭射之,潜约中目者许之。前后数十辈莫能中,高祖后至,两发各中一目。毅大悦,遂归于我帝。”

0102 太宗^[1]虬须^[2],尝戏张弓挂矢。好用四羽大箭^[3],长常箭一肤^[4],射洞门闾。

【注释】

[1] 太宗:李世民(599—649),627—649年在位。唐建国后,封秦王。玄武门政变后称帝,改元贞观。

[2] 虬须:卷曲的胡须。世传唐太宗李世民的画像并非如此,但可以肯定,南北朝期间胡、汉混血现象是大规模地进行着,李世民具有突厥血统,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向达在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一书中也说过:“李唐氏族,据最近各家考证,出于蕃姓,似有可信。有国以后一切建置,大率袭取周隋之旧,而渗以外来之成分,如两京规画,即其一端。因其出身异族,